

中国古典散文基础文库

记叙文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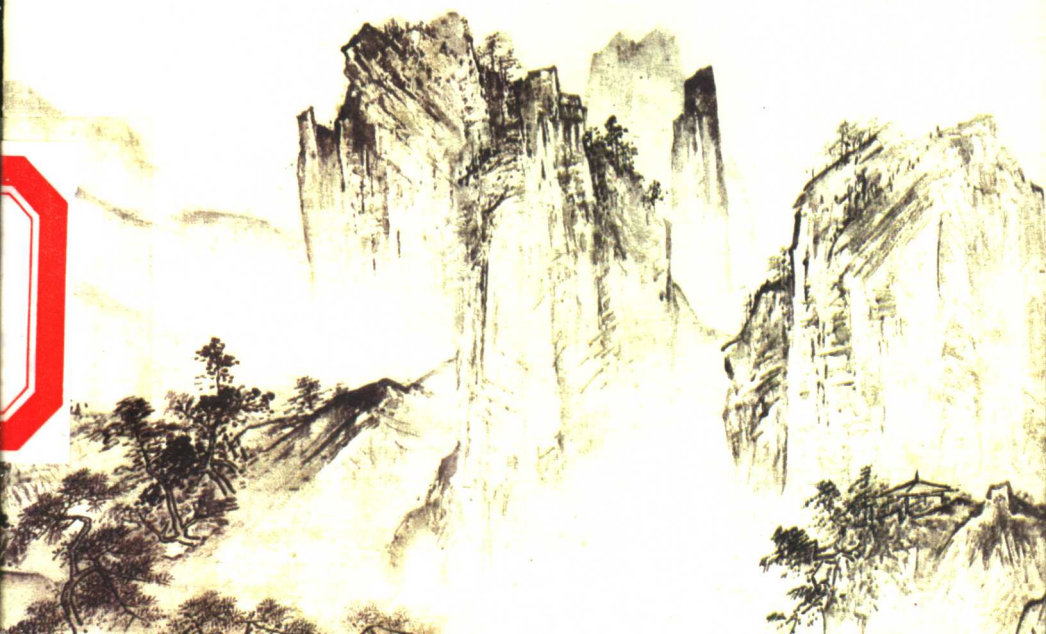
傅璇琮 主编

吴小林

李莉娟 注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古典散文基础文库
记叙文卷
吴小林 李莉娟 注译

责任编辑:宾长初 何林夏 封面设计:张明 版式设计:林圆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邮政编码:541001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36号)

广西地质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5 字数:243千字

1999年7月第1版 1999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3000册

ISBN7-5633-2851-3/I·2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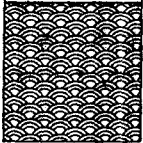
定价:17.00元

记叙文，顾名思义，是以记叙为主要表达方式的一种文体，举凡记人、叙事、写景、状物之文，都属此类。明代徐师曾《文体明辨》说：“记者，所以备不忘也。”早在殷商时代的甲骨卜辞和青铜铭文中，就已经出现了“以备不忘”的记录文字，如“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可看作是记叙文最早的萌芽。从春秋战国的“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到西汉的“以人物为本位”（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记叙文在史学园地蓬勃发展，《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等史书，或情节曲折，或语言生动，或气势逼人，或人物形象鲜明，叙述技巧已相当纯熟，因此，前人便有“叙事起于史官”（真德秀《文章正宗》），“叙事实出文学”（章学诚《上朱大司马论文》）之论。到魏晋南北朝，记叙文便不再局限于历史著作，这时，不仅出现了专记轶闻琐事的《世说新语》，专记山川景物的《水经注》和专记名胜风物的《洛阳伽蓝记》，而且有东晋大诗人陶渊明融其诗风于文的散文史上不朽的单篇记叙文《桃花源记》。

降及唐宋，韩愈、柳宗元“以笔为文”（刘师培《论文杂记》），将以往属于诗赋、骈文的抒情、描写功能移植于散体单行的“古文”。欧阳修效法昌黎，又自成一派，使古文传统放出了新的光辉。两宋之人，莫不以韩、欧为圭臬，“唐宋八大



前言



家”互相唱和，推波助澜，终使散文成为与诗分庭抗礼的正统文学样式并达到全盛，而取材于日常生活的杂记的大量兴起，则是“古文运动”最丰硕的一枚果实。

及至元明清，随着新兴的市民阶层的出现与壮大，戏曲和小说成为主要的文学样式，正统的诗、文便日趋衰落。但其中仍有“秦汉”与“唐宋”的派别之争，晚明小品的短暂兴旺、桐城派的局部创新，为散文特别是记叙文增添了一些名作。

在文体的划分上，记叙文是一种大的分类，其范围很广，所含体类甚多，其中史传、游记、笔记等类，佳作如林，各具特色，均可自成一册。而本书所选，实为史传、游记、笔记之外的记叙文，大致相当于古人所称的“杂记”。

将以“记”名篇的文章称为“杂记”，始自清代姚鼐，在他之前，只称为“记”。这类文章，虽然大多以“记”命名，但内容纷繁多样，形式不拘一格，确实很“杂”。姚鼐《古文辞类纂序目》道：“杂记类者，亦碑文之属。碑主于称颂功德，记则所记大小事殊，取义各异……”将史传之外的记叙文全部包括了进去。林纾解释姚氏的定义说：“所谓全用碑文体者，则祠庙、厅壁、楼台之类。记事而不刻石，则山水游记之类。然勘灾、浚渠、筑塘、修祠宇、纪楼台，当为一类；记书画、记古器物，又别为一类；记山水，又别为一类……总名为记，而体例实非一。”（《春觉斋论文》）主张按照所记内容再分为几类。其中山水游记一类，由于倍受历代作者的青睐与读者的喜爱，从涓涓细流渐汇为洋洋大川，脱离母体而自成气候，往往被单独列为一类，剩下的杂记，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一、园亭楼台记

园亭楼台记往往被误与山水游记混为一谈。其实，山水游记一般记述作者某时某地的一次游历及观感，而园亭楼台记却往往并无游踪，也不限于一时一地之景，所记亭台不一定是作者所建，甚至并非作者亲眼所见，二者的区别还是很明显的。此外，如林纾所言，它们还有刻石与否的差别。

但两者也不是全无联系，园亭楼台往往离不开山水。人们常说“人杰地灵”，地为钟灵毓秀之地，人才愿把自己的感情与智慧倾注

其上,修建园亭楼台,增添人文景观。有了这些亭台,其地更显得“灵气逼人”,同时,这些亭台又往往因为一篇精美的记文而闻名遐迩。正如重修岳阳楼的滕子京在给范仲淹的信中所说:“山水非有楼观登览者不为显,楼观非有文字称记者不为久。”

韩愈的《燕喜亭记》,柳宗元的《永州韦使君新堂记》、《永州崔中丞万石亭记》、《桂州裴中丞作訾家洲亭记》等,都能够立足于所记之亭,既说明建亭的动机与过程,又描绘周围景物,既歌颂建亭者的才德,又抒发自己的感情,情景融合无间,是园亭楼台记的奠基之作。

到了宋代,园亭楼台记便名篇迭出:如王禹偁的《黄州新建小竹楼记》,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欧阳修的《醉翁亭记》、《丰乐亭记》、《真州东园记》,苏轼的《沧浪亭记》,曾巩的《墨池记》、《道山亭记》,苏轼的《喜雨亭记》、《放鹤亭记》、《超然台记》,苏辙的《黄州快哉亭记》、《武昌九曲亭记》等等,不一而足。

《黄州新建小竹楼记》不再“替人作嫁衣”,而是自己建楼,自己作记,抒发自己的感情,隐寓自己的愤慨,对竹楼的描写十分引人入胜,感情则真切含蓄,极具张力。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更是流芳百世。作者描绘了洞庭湖上的两种不同景观以及它们所引起的不同反应,抒发了自己不同于二者的伟大抱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立意高远,文辞畅达,内容与形式都堪称一流。欧阳修的《醉翁亭记》也是一篇杰作。作者用几笔勾勒出山间朝暮与四时的景色,并描绘了与滁人同游同乐的情景。文章虽是苦心经营之作,却又显得浑然天成,是兼具物境之美与人情之真的典范性作品。

明清以后虽然也有园亭楼台记不断涌现,却很难再见这样的胸襟和笔墨了。

二、书画器物记

书画器物记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类型:

一类是对原画、原物进行工笔式的描摹,巨细无遗,力图使其原貌栩栩如生地再现于读者面前。这一类的开山之作,同时为代表性的,是韩愈的《画记》。此文不到六百字,就将一幅画上的四五百

样人、兽、器、物全部描摹出来，不能不令人惊叹作者驾驭文字的功夫。文章末段记叙此画得失过程，其中流露出的爱画之意，使全文免于流为一篇流水账式的文字。明代黄淳耀的《李龙眠画罗汉记》、魏学洙的《核舟记》都显然是受昌黎的启发而作，也是这一类中的上乘作品。

另一类则对原画、原物的内容只用寥寥数笔勾勒，而把记叙的重点放在与之相关的人事变迁、情感波澜上，虽为画记而意在画外。这一类不以精雕细刻见长，而以情思摇曳见胜。如苏轼的《文与可画筼筻谷偃竹记》，起笔先写一段绘画理论，然后由理及人，引出画竹名家文与可，以生动的闲言趣语、诗书往来记述文与可的为人以及作者与他的交往，写得情趣盎然，姿态横生。苏洵的《木假山记》、清蒋士铨的《〈鸣机夜课图〉记》与上文风格不同，却同属一类。

三、人事杂记

这一类杂记以记人叙事为主，一般“随事命名，不落体格”（徐师曾《文体明辨》），历代作家都从自己的所见、所闻、所历、所感出发，抓住生活中富有社会意义或饱含深情厚意的人物事件，骋才运笔，为我们留下了不少体例各异、风格不一的记叙文佳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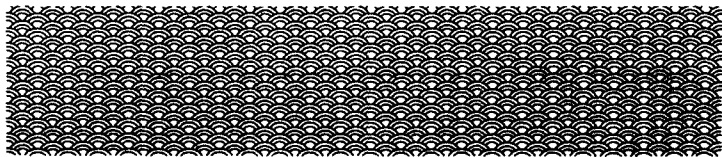
如柳宗元的《捕蛇者说》通过捕蛇者自述遭遇来表明赋敛之毒远甚毒蛇，写得一波三折，跌宕起伏，十分扣人心弦。宋代的几篇人事杂记也各具特色：王安石的《伤仲永》词浅意深，见解精警；曾巩的《越州赵公救灾记》风格平易，条理清晰；朱熹的《记孙觌事》寓辛辣的嘲讽于不动声色的记述；谢翱的《登西台恸哭记》以隐讳曲折的笔法抒悲愤欲绝之情。

明代“唐宋派”主将归有光最善于记述家人、邻里、朋友的日常琐事，并在其中寄托深情。比如他的名作《项脊轩志》，围绕一座“百年老屋”记述了几件小事，表达了他对祖母、母亲、妻子的怀念。清代“桐城三祖”之一方苞所作的《狱中杂记》，也极富特色。此文纯以真实清晰的记叙取胜，几乎不加议论，便将清朝天子脚下的狱中黑幕一层层揭开，暴露出其中令人发指的罪行，使人不忍卒读。

另外还有一些杂记，很难归入以上几类，却也是脍炙人口的名篇。如厅壁记，本来是一种官样文章，而韩愈的《蓝田县丞厅壁记》，

则天才溢出了常套,完全写成了一篇讽刺小品。又如清末龚自珍的《病梅馆记》,托物喻人,巧妙地控诉了封建社会对人才的压抑与摧残,表达了自己的爱才、惜才之心,寓意非常深刻。

以杂记为主体的记叙文,既不像论说文那样与政治、伦理联系密切,也不像实用性散文那样程式化,因而便于作家无拘无束地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抒发自己的感情,表现自己的个性。文如其人,正如美国著名散文家 E·B·怀特所说:“世上有多少种人的态度,就会有多少类散文的韵味。”我们身处这个“散文的时代”,阅读这些充分个性化的散文佳作,倾听古人的生命感悟在我们的心灵上敲起回音,肯定会获益匪浅吧。



目 录

前言 (1)

陶渊明

桃花源记 (2)

杨衒之

白马寺 (6)

洛阳大市 (7)

李 华

中书政事堂记 (14)

韩 愈

画记 (19)

燕喜亭记 (22)

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 (26)

蓝田县丞厅壁记 (30)

柳宗元

捕蛇者说 (34)

永州韦使君新堂记 (36)

永州崔中丞万石亭记 (39)

桂州裴中丞作营家洲亭记 (41)

刘禹锡

救沉志····· (46)

白居易

庐山草堂记····· (51)

孙 樵

书何易于····· (58)

王禹偁

黄州新建小竹楼记····· (63)

范仲淹

岳阳楼记····· (67)

欧阳修

丰乐亭记····· (71)

醉翁亭记····· (73)

真州东园记····· (76)

泂冈阡表····· (79)

苏舜钦

沧浪亭记····· (87)

苏 洵

张益州画像记····· (91)

木假山记····· (95)

钱公辅

义田记····· (99)

曾 巩

墨池记····· (104)

道山亭记····· (106)

越州赵公救灾记····· (109)

王安石

伤仲永····· (115)

苏 轼

喜雨亭记····· (118)

超然台记····· (120)

◇目录◇..... 3

放鹤亭记	(123)
文与可画筼筻谷偃竹记	(126)
苏 辙	
·黄州快哉亭记	(132)
武昌九曲亭记	(135)
洪 迈	
稼轩记	(139)
何 耕	
录二叟语	(144)
朱 熹	
记孙觌事	(149)
周 密	
观潮	(152)
王若虚	
焚驴志	(155)
谢 翱	
登西台恸哭记	(159)
马祖常	
石田山房记	(164)
宋 濂	
阅江楼记	(167)
刘 基	
苦斋记	(172)
高 启	
书博鸡者事	(177)
崔 铣	
记王忠肃公翱三事	(182)
归有光	
项脊轩志	(186)
先妣事略	(190)
寒花葬志	(193)

沧浪亭记	(194)
徐渭	
豁然堂记	(198)
袁宏道	
畜促织	(202)
识张幼于惠泉诗后	(204)
魏学伊	
核舟记	(208)
张岱	
柳敬亭说书	(212)
张溥	
五人墓碑记	(215)
黄淳耀	
李龙眠画罗汉记	(220)
施闰章	
就亭记	(224)
汪琬	
周忠介公遗事	(228)
林嗣环	
口技	(234)
戴名世	
数峰亭记	(238)
方苞	
狱中杂记	(241)
全祖望	
梅花岭记	(249)
袁枚	
书鲁亮侗	(254)
蒋士铨	
《鸣机夜课图》记	(261)
姚鼐	

◇目录◇	5
------	---

袁随园君墓志铭	(270)
---------	-------

梅曾亮

记棚民事	(275)
------	-------

龚自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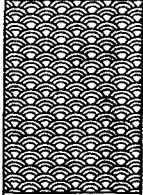
病梅馆记	(278)
------	-------

薛福成

观巴黎油画记	(281)
--------	-------

徐 珂

冯婉贞胜英人于谢庄	(285)
-----------	-------



陶渊明



陶渊明(365—427),字元亮,一名潜,字渊明,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早年曾任江州祭酒、刘裕镇军参军等职,41岁时任彭泽令,在职八十余日,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遂弃职归隐,终生不复出。死后朋友私谥“靖节”。著有《陶渊明集》。

陶渊明是中国诗歌史上最早最著名的田园诗人,开创了田园诗一派,在诗歌艺术上具有极高的造诣,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散文篇数不多,但与其诗一样,风格萧散冲淡,意境浑融完整,语言简洁醇厚,都写得很好。他的《桃花源记》是我国古代记叙文中的杰作。



桃花源记

晋太元中^①，武陵人捕鱼为业^②。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③。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

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④，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黄发垂髫^⑤，并怡然自乐。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⑥，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余人各复延至其家^⑦，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⑧，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

南阳刘子骥^⑨，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⑩。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⑪。

◇注释◇

- ①太元：东晋孝武帝（司马曜）年号（376—396）。 ②武陵：郡名，治所在今湖南常德。 ③落英：初开的花；一说落花。缤纷：繁多貌。 ④阡陌：泛指田间小路。南北纵贯者为阡，东西横贯者为陌。 ⑤黄发：指老人。人老，发色变黄，故曰黄发。《尔雅·释诂上》：“黄发，寿也。”垂髫（tiáo 音条）：儿童头上下垂的短发。这里借指儿童。 ⑥要（yāo 音腰）：通“邀”，约请。 ⑦延：邀请。 ⑧太守：郡的行政长官。 ⑨南阳：

郡名，治所在今河南南阳。刘子骥，名骥之，东晋末隐士，好游山泽。⑩

规：规划，谋划。⑪问津：问路，寻访。津：渡口。

▷今译◁

晋朝太元年间，武陵郡有个人以打鱼为生。有一天，他划船沿溪而行，忘记走了多远。忽然遇见一片桃花林，桃林夹着小溪，两岸几百步以内，没有一棵别的树，芳草鲜美，桃花盛开。渔人非常惊讶，继续往前划，想要走到林子的尽头。

桃林尽头是溪水发源的地方，那里有一座山矗立着。山上有一个小洞口，隐隐约约透出光亮来。渔人便丢下船，从洞口摸进去。开始很狭窄，只能容一人通过。又走了几十步，变得十分开阔亮堂。只见土地平坦广阔，房屋整整齐齐，还有肥沃的田地、秀美的池塘以及桑树、竹林之类。田间小路纵横交错，鸡鸣狗吠此起彼伏。人们在其中来来往往耕种劳作，男男女女穿着都和外界的人一样。老人、小孩都快快乐乐，自得其乐。他们见到渔人，大吃一惊。问他从哪里来，他一五一十地回答了他们。他们便请他到家里，又是摆酒，又是杀鸡来款待他。村里其他人听说来了这么一个人，都来问候和打听消息。他们自己说，先辈为了躲避秦朝的暴乱，便带着妻儿与乡邻来到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再也没有出去，于是就和外面的断绝了来往。他们问起现在是什么朝代，竟然不知道有汉代，更别提魏和晋了。渔人详详细细地向他们讲述自己听到的事情，他们听了都惊叹感慨。别的一些人家又一个个把渔人请到自己家里，拿出酒食招待他。渔人在那里住了好几天，就告辞离开了。这里的人对他说：“这里的事，就不必对外面的人说了。”

渔人出了山洞，找到自己的船，便沿着来时的路往回走，在经过的地方一一留下了标记。回到郡里，他到太守那里去报告了这番经历。太守即刻派人随他到那儿去，寻找曾经留下的标记，却一个也没找到，再也寻不着原路了。

南阳人刘子骥，一位志高行洁的君子，听到了这件事，就高高兴兴地打算前去。但最后也没有去成，不久就病逝了。后来就再也没有前去探寻的人了。

▷简评◁

此文是《桃花源诗》的序。作者在文中虚构了一幅理想社会的生活图景。文章语言简洁精练,描写细腻生动,极富生活气息。篇末引入当时的真实人物(刘子骥),更增添了故事的真实感,读来仿佛身临其境,令人心驰神往。这个幽美如画的“世外桃源”,已成为中国人民心目中理想王国的代名词。

杨衒之，生卒年不详，活动年代主要在北魏末年至东魏，北平（今河北遵化）人。曾做过奉朝请、秘书监、抚军府司马、期城郡（治所在今河南泌阳西北）太守等职。

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是北朝一部重要的散文著作。“伽蓝”是梵语音译，就是佛寺。北魏一代，自孝文帝于494年迁都洛阳，佛教大兴，一时洛阳佛寺达到一千多所。经过永熙（北魏孝武帝年号）间尔朱荣之乱，北魏分裂为东魏（都邺城）和西魏（都长安），城郭残破，诸寺尽废。东魏武定五年（547），杨衒之重过洛阳，追思昔日繁华胜景，面对国家的衰败，痛心之余，追寻古迹，捃拾旧闻，写成此书。此书描绘寺观庙塔、载述历史事件、刻画人物，都颇具特色。语言骈散结合，秣丽秀逸，优美生动，极富文学色彩。

《白马寺》选自《洛阳伽蓝记》卷四“白马寺”条，《洛阳大市》选自该书卷四“法云寺”条。



杨衒之